

我在這兒雖是助教，但除了督學之外，上課其

到哥大來的中國學生有八十位，今年讀大學出國的幾乎八成都來到這兒，美國不愧台灣大學學院那

三、四、五

秘安

現在正像有錢化學家數理統計（教授是中國女士，英語不那麼曉得哩哩噏，筆記還好聽付，也是每次有問題，我愈來愈聽不懂眞像），還有很大的人體解剖學知識，這都是中醫女土，英語每個字母要讀兩遍，一本還是算舊書，總共 40 元，這科最後，在晚上上課地點在最遠的醫學院，助教講的我都差不多聽不懂，教授因是上了年紀了，吐字很慢，發音很不清楚，那裏沒有大的分子測量學每週幾次要請上來，我已決定下週起停掉，否則我真在懶不下來，另外得參加三個 Seminar，但看情形非此不可！另外得參加三個 Seminar，一個是生物產生的，一個是藥理生物系 department，另外得講上一篇最近的有關此方面的文章的報告，希望你們能提供意見！對了，你們還帶不帶在一起，功課忙嗎？台北的電影及音像的票價，比起這兒真是太便宜了，我大概在十一月十三日可以聽一場音樂會，再跟您們報告這裏的音樂及藝術方面的歌舞。還有得告訴您的別太認真，你做過自己工作範圍的事，那只是使自己更沒有休息的時間而且又是外國人認爲傻的事，自己的事做完了就是完了。另外，還想問您們班上一些女同學的情形，真想知道哪！好，就此翻案，還有好多話

像哥大那麽有钱的學校，是很少學校有船隻基金的，在這北醫的校友有呂美玉、陳重信、蔡善慶、及我，一聽都不可思議，我的主任是藥理的教授，沒想到竟然可跟李代同行，想起每次「藥理」課呆在及格邊緣的人在反應「藥理學」時這哭笑不得，我

圖圓黃助教生進

卷之二

蒙學大綱

們從不介入，實驗與上課分得很開，但管實驗時就不像台灣的助教們那幅自由派的風度了，他們的報告得仔細的改，實驗的時間得來回巡視，回答問題，有時得裝凶一下挑些學生的小毛病，這學期派到動物學，每次實驗快結束時就隨堂測驗（像當年微生物學那樣）看學生們緊張的樣子真過意不去，但是我們也只有執行命令的義務，因此也就在分數上賜一下，結果我發現這種作法好多了，教授、助教、學生都高興，記得我上學期還嚴得要命，搞得那些學生看到我時，那種神情的冷淡常讓我覺得是在自討苦吃，這學期有點經驗，與學生們也處得蠻熟的！

這學期的功課比上學期繁好幾倍，不過也是這樣挨過去了，人的潛力的確是夠用的，雖然唸得不出色，還得平安渡過就是心願已足矣，也覺得出國前一番心理準備倒也沒什麼必要，只須英文學好一點就行了。時間也真快，一年去了，這一年來自己實在變了很多，喜歡安靜，喜歡獨處，住在宿舍裏有人來敲門時心裏都有幾絲不舒服感，我總喜歡把房裏弄得漂漂亮亮的，自己整理得舒舒服服的，然後在書桌上靜靜的唸，累了寫寫信，或吃點東西，就這樣圈住自己，現在細想起來，也許是功課擔子

的沉重，每天那麼多要唸的論文，實在不睡覺也唸不完，這次期末考時空前未有的緊張，有一科叫做 Take home exam. 考的題目要在二週內找得答案，一共得寫上二十張又得打字，那兩週我可真不知怎麼過的，連吃飯都躲在一角吃完即走，整天坐圖書館翻答案，現想起來，餘驚猶存，精神的緊張，可維持幾小時的睡眠，日復一日，繳上試卷後全身攤軟得走不起路來，（不是吹的）其他二科，一門是解剖學，一門是高等生化學較跳不出老套，不那麼緊張。這門 Cell Biology 苦讀了一學期，下次真不敢遇太新的東西了。

我的錢是當助教領的獎學金，分十月發，故七八月沒有薪水領，考完試後也算很幸運，找到一間公寓，三個女孩同住，大家輪流下厨，食宿費比住在宿舍便宜得將近 45 元之多，故省得一點錢擠一下大概沒問題，在這裏以台灣時的生活水準來比時，好像過得很舒服，而若想與美國人的生活程度一比則是最低生活階級的人了，我們扣的稅一年結算後，全數退回來，因為收入不夠納稅入標準，不過他們還是得照規矩每月扣之。

鳳凰上

宜蘭縣衛生局
左文達 夜藥第一屆校友

我幹藥政

誰也沒有想到我會來到這東部縣衛生局幹起藥政工作，連我自己也未想到，可是我已幹起藥政官，為報答在校師長教誨與同學砥礪之誼，我必須安心工作努力服務，以圖報答母校培養之恩；有許多同學將來可能步我們的後塵來幹這擣什子官，所以略談藥政工作，以引起共鳴。

藥政工作現有兩大工作，其一為藥商之管理，另一工作為藥物管理；後者引起優劣禁藥之查禁而前者則形成了無照藥商問題。

一、偽劣禁藥之查禁：這是藥物管理之當前炙手可熱的問題，因為藥商藥物法規尚未頒佈，現行法令處罰太輕，所以抓者自抓，賣者照賣，形成為治標而不是治本的工作。

二、無照藥商：形成原因是藥學教育不能配合，現在本縣藥商在四百家之多，而藥劑師（生）僅有三十餘人，一杯水車薪無濟於事，無照者勢大人衆，往往少數無識之輩，趾高氣揚，視藥商管理規則如無物，連藥政管理人員也不在其眼下。

做了將近十個月的藥政官，其中滋味不足為外人道，尤其大勢所趨，做藥政中流砥柱之我輩，真是吃苦不討好！老一輩藥師可能還罵我輩不識時務，自找苦頭，不過，我倒認為前輩藥政大官真有「釋迦牟尼」之「入地獄」的精神，他們與無照藥商妥協與遷就，不僅背棄了藥師應有的天職，同時也出賣了自我！若無我佛如來之犧牲自我精神，誰能為之！誰又肯為之！